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47
22 Novem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四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理事国：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希德尔夫人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麦卡锡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伦纳德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37)

主席：安全理事会应贝宁常驻代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请求（以第S/12437号文件分发），于今天举行会议。信的内容如下：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继续审议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贝宁人民共和国遭到武装侵略的问题。

“谨提请你注意，按照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第405号决议第12段，安全理事会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安理会各理事国知道，安全理事会今年二月到四月曾经审议今天议程上的问题，并且通过两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第404(1977)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第405(1977)号决议。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古巴代表、几内亚代表和马达加斯加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我提议按照惯例，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上述各国代表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席位的数目有限，我请古巴、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坐，但有一项了解，当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

(主席)

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几内亚代表孔德先生和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贝宁的控诉。

博亚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十一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位表示祝贺。在安理会重新审议关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对我国进行野蛮侵略这个问题时，由你来主持安理会，我国代表团深感欣慰。我国代表团确信，你将有条不紊地以你一向负责、正直的态度来主持这项讨论，并且确信通过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努力，这项讨论将为我国达成令人满意的具体结论。

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关系，在各方面与日俱增。这是必然如此的，因为两国人民坚决从事革命斗争，要把非洲——我们美丽富饶的大陆——从一切形式的殖民和帝国主义统治下全面解放出来。两国人民决心打败国际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颠覆阴谋和妄图恢复殖民统治的侵略计划。我国人民满怀钦佩地沿着利比亚人民在卡扎菲上校的英明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多方面斗争的道路前进。因此在这个时刻由你来主持安理会，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我愿对你和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努力使安全理事会得以在今天举行会议再度研究这个严重影响贝宁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而表示谢意。我谨利用这个机会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谢意，他的帮助使我们得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05(1977)号决议来起草和散发一份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的野蛮侵略对我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估计报告。同时，我愿对本组织各友好会员国自侵略事件发生以来即不断地、坚定地同贝宁人民战斗团结在一起而表示谢意。

非洲和贝宁革命的敌人继续进行卑鄙的勾当，对我国造谣中伤，力图歪曲贝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真正意义。他们无耻、恶意地宣称，我国请求安全

(贝宁)

理事会再度举行会议，主要是想得到国际援助。现在，我愿向全体代表表明，新贝宁坚决要走光荣和尊严的道路。我国人民正因为不肯向掠夺他们资源的人伸手，才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向世界宣告：下定决心、全面、彻底、最后地摆脱外国的控制，以期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做自己资源主人的贝宁，一个决心与各国协同一致为建立健康的经济互相依存关系而作出起码贡献的贝宁。所以，贝宁要求安理会再度审议这项问题，完全是为了要检查一下自从安理会通过第405(1977)号决议以来的局势。

我们想检查局势，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首先，我们收集到的新情报已进一步地证实：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那天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并不是只有一小撮冒险家，而是要复杂得多，实际上是国际帝国主义所策划的一项行动，企图消灭我国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开始的革命事业。我们今年四月这样说过，今天再度这样申明。甚至西方报刊，特别是巴黎的报刊，最后也承认这是一项有充分根据的事实。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那天的侵略行动是帝国主义者针对非洲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断言，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不幸事件上制造混乱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贝宁人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一日在科托努举行的贝宁人民革命党第二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最后公报已经说过：

“帝国主义势力，这些历史上的腐朽势力，被革命力量逼得走头无路，还不掩饰他们的恶毒诡计。事实上，他们为了重新对我们伟大、富饶、美丽的大陆——非洲——进行殖民征服，而根据一项计划好的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传教区域的办法，公开地、冷酷地使用反动暴力、武装侵略以及一切形式的挑衅和压力。

(贝宁)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那天帝国主义对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侵略；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国接二连三的武装攻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在非洲大陆各地挑起的武装冲突，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此外，在一些地区设立新的雇佣军训练营，外国帝国主义驻在非洲的正规军队并在我们地区和其他地方秘密登陆，准备对贝宁人民共和国、姐妹的几内亚共和国、安哥拉共和国和其他非洲独立自主国家发动新的全面侵略，表示所有这些丑恶的家伙疯狂地、罪恶地一心要对不屈不挠为争取独立自主而战的非洲国家和人民犯下更大更多的罪行。”

所以，非洲，特别是我们的地区，局势十分严重。国际帝国主义威胁着象我国这样的一些无助小国的独立、自主和安全。请让我继续引述：

“应该指出，跟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以后的混乱情况不同的是，今天贝宁的和非洲的反动派小心翼翼地牢牢勾结帝国主义，正在整编反动力量，加紧进行一项全面武装侵略加上内部叛乱颠覆的新计划。

“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这项国际帝国主义继续企图对我国、我国人民和我国革命进行侵略和颠覆的新的罪恶计划，正在加以密切注意。中央委员会正以革命的警惕性注视局势的发展。”

很清楚：帝国主义没有解除武装。它正在策划新的侵略计划和新阴谋。它正在精心装备对付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武器。自从第405(1977)号决议通过以来，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采取某些步骤，深入搜集有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在科托努接受帝国主义命令而行动的罪恶的雇佣军的情报。按照第405(1977)号决议第10段的规定，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同一些外国政府进行了双边接触，这些国家的国民和基本设施曾为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的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服务。

(贝宁)

贝宁当局在给这些政府的不同信件中要求他们根据第 405(1977) 号决议第 10 段同贝宁合作, 并提供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情报, 以期进一步认识清楚曾经参与侵略行动的罪恶的雇佣军是些什么人。 某些国家作出了答复, 我们深表感激。

但是, 同贝宁仍然有特别关系的法国政府一直到今天还保持沉默, 使贝宁政府特别感到诧异。 法国政府的沉默, 同该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勒普雷特大使的发言形成了对照。 一九七七年四月七日他在这个会议厅说:

“我可以在这里说, 法国政府已主动地, 按照它自己的法律进行了调查。”

(S/PV. 2001, 第 15 页)

我国代表团想通过安理会问一问法国代表, 这些调查的结果怎样? 递送到那个机构去了? 那些离开巴黎来攻击科托努的法国雇佣军怎么样了? 另一方面, 法国代表却说:

“在这次辩论的第一阶段, 我曾向贝宁的同事说, 贝宁政府一定会认为, 直接向法国政府提出贝宁对这件事的控诉是比较有用的。 但是, 我注意到, 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 法国当局没有接到任何正式抗议。”(出处同上。)

当时我们已表示过对法国代表这项发言的感想。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理解, 在我们采取了他建议的步骤后, 法国当局的反应竟然不只是沉默而已, 甚至还恼羞成怒? 贝宁人民, 侵略的受害者, 难道没有权利来下显而易见的结论? 我们查问之下所得到的情报毫无疑问地证明, 法国在科托努的高级官员早在行动前就已经知道了野蛮的侵略计划, 并且法国在科托努的两名特务还参与了策划和执行这项对我国人民的罪行, 难道我们还没有权利下结论?

法国当局知道得非常清楚: 贝宁政府一向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处理这个问题。 它完全知道, 我们处理这些在科托努活动的卑怯的特务的方式是合乎人道的。 全世界都知道, 这些特务应该受到严格的对待。 但是, 贝宁人民的作法仍然将按照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原则, 只要求贝宁国家真正独立自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尊重。

(贝宁)

贝宁人民将不懈地继续努力进一步调查这项卑鄙的侵略行动。对我国革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以来，从贝宁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公布这项侵略行动的主要煽动者以来，贝宁就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者们的压力和经济歧视措施。

他们的武装侵略没有成功，又丝毫不肯放弃对我国的革命事业进行恶毒的破坏，他们决心要永久剥削我们的财富，他们正在经济 and 金融方面动坏脑筋。所以有过一个范围广泛的运动，使我们同某些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全面改观。

大多数正在进行的信贷谈判破裂了。我国进口商延期支付的要求完全被拒绝，进口货物和服务必须全部以现金结算。最小的供应商也要求我们提供信用保证并由该国银行批准，使我国国家银行不得不在海外冻结大笔资金。我国有些帐户现在已被冻结。这些侵略者正在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国际金融机构形成对比——来阴谋破坏和阻挠我国开发计划的实现。

贝宁有极为正当的理由在安理会表示关切并声讨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新威胁。

现在我想简单提一提国际雇佣军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利用雇佣军来动摇进步政权，是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侵略贝宁事件显然为安理会提供了一个罕有的机会来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个祸患。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在这场斗争中把力量集中起来。

贝宁政府要求安理会再度审议这个问题，是决心要公布这项侵略行动，并对雇佣军采取法律行动。贝宁政府认为，国际社会现在必须认真研究国际雇佣军的问题，禁止利用雇佣军来侵犯几乎毫无防备的小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再度要求所有那些有该国国民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那天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的国家同贝宁合作，使这些仍然活跃的雇佣军停止活动。只有这种真诚的合作，以及随之而来

(贝宁)

的积极成果，才能强有力地证实某些国家的确如所宣称的具有诚意。

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这次会议的第二个理由是要提出我们的估计报告。 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规定：

“请秘书长提供适当的技术援助，以帮助贝宁政府估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进行的武装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第405(1977)号决议)。

秘书长应我国的请求，按照上述规定为我国提供了两位专家顾问。 他们是埃及的阿里·阿塞姆先生和黎巴嫩的马塞尔·希尔先生。 两位专家顾问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二十六日在科托努，同全国估计委员会的成员们密切合作。 我谨利用这个机会向两位专家顾问转达贝宁人民和政府的热烈感谢和赞赏之意。 全国估计委员会根据今年得到的统计数字起草了一份订正报告，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编号 S/12415)。 报告中的数字为2,800万美元，也就是70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这个数字基本上是指我国人民遭受的财产损害和人命损失；还包括野蛮侵略替我国农业和工业带来的损失，包括许多来到我国的代表团和许多必须派往国外的代表团的开销。所有这些预料不到的费用，并且包括贝宁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的费用。 这个数字远远不能补偿我国人民为了保卫独立自由和国家主权——鉴于国际帝国主义疯狂地一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消灭已经在贝宁人民共和国开始的革命事业——而必须继续忍受的无数牺牲。

帝国主义曾经多方阻挠我国作出这项新估计，企图不让我国人民得到公平的补偿。 在贝宁的某些帝国主义办事处不遗余力地阻止对侵略所造成的损害作出正确的估计，并且封锁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档案。 估计报告的印发，以及帮助我国治愈侵略创伤的各友好国家对这份报告的好评，表示又一次战胜了蒙昧主义的帝国主义势力。 许多国家向我国表示，有意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捐助会议。 这件事实再度指出，同贝宁人民的积极的战斗团结，使我国敢于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因而为贝宁人民共和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客观条件。

(贝宁)

贝宁人民基本上是爱好和平的，一心渴望自由、真正独立、主权、繁荣、国内和平安全、同一切邻国和平相处、同世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幻想。我们完全知道它所包含的内容。这是历史——我国饱受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历史——为我们决定的。我国人民，一如世界各国人民，有权享有幸福生活，因此贝宁人民决心战斗，要在贝宁的非洲土地上建立一个贝宁全体人民不分男女都可享有美好生活的社会。谁要挡路，谁就会受到无情的打击。

勤劳勇敢的贝宁人民将以不怕牺牲的决心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对我国领土的侵犯。关于损害，我国要求的只是公平补偿，不是施舍。贝宁不断向世界证明，它能够自立。我们知道，斗争是长期的，是艰苦的。但是我们一定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主席：我谢谢贝宁代表向我和我国说的溢美之词。我要向他保证利比亚同贝宁团结一致，并支持他所说的关于我们两个姐妹国家、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之间为非洲的解放和进步进行战斗而形成的合作与团结。我要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坚定不移的支持。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要向你表示兄弟般的祝贺，此时你正在杰出而负责地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且要感谢你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就贵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我国以同样的信心和同样地热忱，与进步和真正的革命力量并肩而进行的斗争而言，这次辩论的重要性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应贝宁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当我们重新恢复审议贝宁遭受侵略的问题时，在你的许多品质中只要提到两点就使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心。一点是在辩论对贝宁的侵略期间你所表现的热心，另一点是作为安全理事会派往科托努的特派团的成员时你履行职责的客观态度。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05(1977)号决议中曾要求所有会员国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处理贝宁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的问题。这些措施不是新的，而只是一九六七年当另外一批雇佣军侵犯扎伊尔时所通过的各项措施的重复。

但是，为了能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八个月的耐心等待和酝酿之后重新恢复的辩论上，有必要回顾一下本组织支持的各项原则，以及我们计划用来对付侵略和使用国际雇佣军问题的各项措施。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再来谴责继续允许或容忍招募雇佣军以及向雇佣军提供设施以谋推翻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的任何国家。这一点现在已被接受了，只有那些居心叵测和那些有意或无意触犯这项决定的人，才认为这一点是武断而不合现实的。此外，有必要着重指出，在同一项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谴责了对会员国内政的各种形式的干涉，包括使用国际雇佣军来使别国不稳定，和／或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马达加斯加)

尽管在某个层次上已产生一些抗议和压力，要求在一定的体制范围内为此目的通过一项宣言，但是，如果这些规定都得到了执行，就不需要作出任何评论了。不幸的是，情形并不如此，自从一九七七年四月以来，在我们的非洲，有些会员国的内政继续受到干涉。大家也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安全理事会也要求所有国家对雇佣军在它们领土内的招募、训练和过境所引起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通常用来作为改善各国间谅解和关系的原则没有得到尊重。我不必引证具体的例子，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都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

因此，已经证明的是，当帝国主义大国或同这些国家联盟的某些集团决定卫护它们所认为的利益时，本组织的这些原则、建议和决定都是没有价值的。不管国际社会作出什么抗议，这些国家和它们的盟国毫不犹豫地采用露骨的借口，在所谓思想运动的掩饰下，促进它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而就是连它们自己的舆论都越来越不相信这种思想运动了。

我们能长期讨论国际雇佣军的定义以及在《宪章》原则的掩饰下对它们的可能使用。但是，无可辩驳的是，当然这些雇佣军的目的直接违反《宪章》本身的原则和《宪章》所依据的各国人民的愿望时，这种做法是应受严厉谴责的。

在另一个层次上，第 405(1977)号决议也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执行。当然，我们必须赞扬秘书长，他向贝宁政府提供了适当的技术援助，协助贝宁政府确定和估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的武装侵略行径造成的破坏。但是，这项理论性的估计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政治方面，即外国的阴谋策划。此外，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经贝宁要求的国家并没有向安理会提供它们可能有的有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事件的可能进一步使这些事件真相大白的一切情报。

经过今年四月的辩论之后，我们似乎面对两种情形：一种是，接受以巴拿马伊留埃卡先生为主席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提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得到了由于特派团要求而提出的贝宁政府报告的支持，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就不必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事实都已成立，安理会就能作出必要的结论；另一种情形是，或者我们必

(马达加斯加)

须考虑到在安理会会议上作出的而安理会第 405(1977)号决议中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发言,这样可以使那些竭力说他们是一片好意对贝宁的人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严格保持客观,以安理会特派团的结论为基础,并必须注意到这些结论的意义。但是,我们在这里开会的一般做法是交换意见和进行对话,安全理事会只能要求那些作出承诺的遵守他们的诺言,如果一方面说对贝宁的侵略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而在另一方面在幕后拉线的人却最不愿意揭发全部细节,这在某些国家等于是实际上回避《宪章》规定的责任。

我们感到万分遗憾的是这种含糊的态度,它的出发点不是谨慎、而是意图维护自己或维护我们叫做雇佣军的国际罪犯。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求所有国家首先按照第 405(197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至 6 段的规定就雇佣军的使用作出庄严而明确的承诺;其次是同样庄严地承担义务,协助安全理事会继贝宁遭受武装侵略之害后确定它的职责和可能作出的制裁;再其次是一起作出承诺维护《宪章》中所载的所有各项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宣言。各国间友好关系宣言和侵略定义宣言中所载的所有各项原则,因为事实证明,贝宁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为了保证真正切实地尊重每个国家自由选择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权利,而不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明白的或暗的颠覆伎俩的威胁,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玩这些伎俩,对那些卑怯的家伙,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在讨论议程上这个项目的政治方面时,我们坚信,尤其是从小国的观点而言,除非我们能依靠《宪章》所载的各项保证和这些保证的自发性,否则我们总觉得国际社会不愿意承担《宪章》规定的集体义务来阻止侵略,不愿意援助被侵略者,不愿意摆脱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来确立国际社会的责任,那么,国际和平与安全就继续受到威胁。这就是 S/12415 号文件中贝宁提出的报告中所指望的责任。报告中载有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侵略行径造成的破坏估计;这项估计也是安全理事会第 405(197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7 段中所要求的,这项估计证实了 S/12318/Add. 1 号文件中印发的第一次贝宁政府报告所述的主要各点。

(马达加斯加)

我们还记得，当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收到那次报告的时候，有些国家对这份报告的提出和它的内容提出了意见，甚至于认为贝宁政府有某种意图。 为了不打扰本次辩论的平静气氛。是不应该再在这里提起这些的。

难道一个有自尊心的国家，再说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的国家，没有权利说到这种侵略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吗？ 财产的破坏和生命的死伤当然是很容易估计的，我们不认为任何代表团会对这些抱有怀疑。

可能引起争论的是，侵略对民族经济和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努力产生的后果可以作出不同的估计。 但是可相信的是，这些后果是真实的，我们要感谢贝宁当局和联合国已经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虽然这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实际的情况。 但是，遭受过侵略和占领的痛苦的人一定会了解到，这些数字只是指示性的，并且只反映出受害国所感到的短期影响。

在这方面，继政治上分析了这种情况和颠覆贝宁政权的企图之后，对贝宁可能造成的所有危害作出估计将是很有意义的。 如我所说，S/12415号文件中所载这份报告中的数字纯粹是指示性的，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指示出象贝宁这样一个国家，在面对它所受到的各种阴谋伎俩之下，为了维护它的独立、领土完整和自由而能作出的努力。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一方面联合国有必要在政治一级表示关心、揭露这些事件的真相，并要求有关各国协力保证彻底制止对贝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这在我们讨论贝宁所遭受的侵略时我们曾屡次指出过；另一方面，一旦适当地证实这种侵犯确实发生过，国际社会就有必要尽一切努力协助贝宁防止各种危险，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协助它进行重建工作。

主席：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向我说的溢美之词。 我向他保证利比亚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 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的理事国给我机会参加这次辩论。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在你主持下所进行的辩论，但我仍然很高兴借此机会向你致意，并表达我们因为看到你担任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的领导工作而感到的满意。我们知道你的学识才干，你忠于《宪章》的原则、忠于世界各地人民为行使其民族权利而作的斗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在你杰出的领导下，目前这个重要的辩论将会顺利进行。也因为你所代表的政府和人民在非洲和“第三世界”采取了战斗性的立场，参加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由于这些原因，利比亚以及它的政府和代表，受到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有人民的热爱。

现在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由于贝宁人民共和国于今年一月十六日遭受卑怯的袭击所形成的局势。事先已经过现场的调查和估计，使我们认识到这一毫无道理的卑鄙的侵略行径对贝宁人民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侵略的对象不仅是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科托努及其四周地区的人民都在前所未有的攻击下成了受害者。这些侵略行动是丝毫不能辩白的。

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文件清楚地指出，贝宁人民共和国蒙受的物质损失是严重的，损失约达2,800万美元，自然，正如贝宁常驻代表博亚大使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这个数目远不能反映出一月十六日那次攻击对贝宁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真正数量；这个数字或任何其他数字一点也不能反映出这次侵略造成的死伤所引起的痛苦，也不能反映出贝宁为保障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已作出或必须继续作出的牺牲和努力。

至少可以这样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些国家还想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个问题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确实难令人理解的是，还有人怀疑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利，我甚至要说是义务，使用《宪章》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其有影响的问题寻求公正和平的解决。请想一想，如果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侵略的受害者，遭受象科托努在一月十六日所遭受的侵略，国际上会引起怎么样的公愤和震动呢！同任何情况相比，现在更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来要求安全理事会采

(古巴)

取适当的行动。这个控诉是一个小国提出来的，它是一个资源有限、爱好和平的国家，从来没有同任何其他国家发生过冲突，从来没有受到国际的批评或责难；在国际大家庭里，它一向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互相合作，克尽国际主义者的天职。

现在，一个自卫能力有限的国家成了确确实实的侵略的目标，遭受了不可估计、无以弥补的损失。安全理事会必须表明它是否能够履行其《宪章》规定的义务。

今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05(1977)号决议为国际社会定下了一项义务，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进行合作，彻底澄清一月十六日发生的事件。我们这样做，不是只为了满足好奇，而是要保证这次袭击必须受到惩罚、保障别的象贝宁这样资源少、领土小的国家不会成为贝宁这次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那种侵略的对象。

第405(1977)号决议还指出，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贝宁弥补这次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我们现在收到的资料加强了我们的信念，认为所有国家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首先是保证一月十六日发生的那类事件不会再出现；其次是保证慷慨迅速地提供贝宁人民共和国所需的援助。

博亚大使的发言分析了自一月以来事态的演变，清楚地指出企图阻挡贝宁走革命道路以及企图推翻其人民政府的帝国主义阴谋诡计并没有停止，贝宁继续是遭受威胁的对象。我们对此应表示严重关切。如果帝国主义者意图阻挡贝宁人民的革命进程，对贝宁的进展感到不满，那正是因为贝宁在进行一场深刻的人民革命，为其人民展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使其劳动阶级可以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并保证他们有一个从殖民时代解放出来的光明远景，另一方面，因为贝宁人民共和国懂得怎样坚定、一贯尊严地坚持其国际政策，使它在世界的一切进步力量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

杰出的非洲国家元首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说，有人企图把非洲重新变成殖民地。这个阴谋于今年一月十六日黎明在科托努暴露了出来。但是，非洲有

(古巴)

足够的力量和意志保护它的独立、在维护自决和自由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贝宁人民在其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所表现的英雄力量，正好说明这一点。贝宁坚定果断地对一月的侵略、对抗目前的阴谋和颠覆计划、对抗在经济金融领域的破坏和敌对活动。根据贝宁人民自己的决定，根据其绝不后退的意志，我们确信——正如贝宁代表所说——贝宁在世界所有革命人民的支持下，必将战胜它的一切敌人。

安全理事会目前这个辩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雇佣军成了扼杀非洲独立的工具。有关这一点，我认为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拉贝塔非卡先生刚才在对安理会的发言是十分有启发性的，他清楚地指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并指出安理会和联合国必须迫切地对这件事情采取适当的行动。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对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团结，重申我们决定在共同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合作，确信贝宁人民在其政府和党的领导下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实现人民革命的目标。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溢美之辞。

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古巴代表，利比亚对古巴在当前世界争取经济、社会和政治解放的斗争中发挥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表示钦佩、赞赏和支持。事实上，古巴就是一个好榜样，证明一个小国怎样能够对抗压力、恐吓和敲诈，积极参加决定历史进程的斗争和战斗。

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孔德先生（几内亚）：首先，请让我向你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各位代表为允许我参加这场辩论表示感激。我也要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的十一月份轮值主席，并祝你领导安理会对一个在重要性和范围上都同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恢复辩论的工作成功。我们确信你的丰富经验必然有助于审议工作的成功。这也是一个适当场合向你的伟大国家利比亚在国际社会中的战斗行动表示应有的敬意，并对愉快地存在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友好关系作出强调。

六个多月前，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控诉，当时它是今年一月十六日的一次最野蛮的侵略行为的受害国。那次辩论有了圆满的结果，通过了第405(1977)号决议，在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武装侵略行为；谴责对会员国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预，包括利用国际雇佣军去破坏各国的安定，侵犯各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请秘书长提供适当的技术援助，以帮助贝宁政府估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的武装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呼吁所有国家向贝宁人民共和国提供物质援助，使它能够从这次攻击所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中复元；并注意到贝宁政府已保留提出最后赔偿要求的权利。

鉴于我引述的第405(1977)号决议的这些规定，安理会因此必须再度开会，来检查一九七七年四月以来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发动一项迫切的呼吁要审议姊妹国贝宁共和国为获得它应得的公正赔偿所提出的请求。

对贝宁的侵略是帝国主义企图重新控制一个从事民族建设的国家所干的勾当之一，这个国家的唯一罪过是它选择了真正的独立，坚决地排斥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几内亚共和国也曾受帝国主义的阴险侵略，所以很有资格来估计贝宁人民共和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受到不成功的袭击后的局势。

目前这场辩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举行，是一个巧合——因为这个日子现在已称为“非洲日”，是几内亚共和国遭受侵略后非洲统一组织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于拉各

(几内亚)

斯开会作出的决定。

当我在此发言之际，科纳克里每年的今天为纪念全非洲战胜国际帝国主义的历史性日子而举行的盛大庆祝刚刚结束。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几内亚革命的最顽固敌人——这些人是有许多理由要信赖帝国主义的——受到了挫败。那天凌晨，雇佣军乘小艇登陆，其目的纯粹是为了要再次征服几内亚这个反抗新殖民主义的国家。

安理会完全清楚，那次行动虽然失败，但是它对正在过回历九月斋戒的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后果：200人死亡，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

我们特别高兴能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纪念日再度向各理事国表示几内亚人民对它们在我们危难时给予没有保留的支持的真诚感激。

侵略行动发生几天后，非洲统一组织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拉各斯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

“……惩罚所有事前准备、怂恿、安排和当天执行对几内亚共和国的侵略行动的人，以戒效尤。”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方面，经过在几内亚的一番调查后，通过了第290(1970)号决议，宣布这次侵略是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安全理事会并宣称：

“痛悼武装攻击及侵入几内亚共和国造成生命丧失与广大损失。”

因此它认可了：

“……几内亚共和国特派团报告书的结论。”

我们当然不愿想到在二十世纪的末叶那些自称已达到某种程度文明的国家还会用雇佣军这类落后的方法来推翻独立主权国家的政府，例如在古巴、几内亚、贝宁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例子。不过，使用雇佣军的问题并不象有些人想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侵略的需要而利用雇佣军，正如同侵略的需要一样，利用雇佣军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有系统的复杂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几内亚)

分。狂妄而顽固的国际帝国主义以为，它能够阻止变化的进程，使时光倒流，一方面永远保持它的地位，保护它在全世界的自私利益，另一方面，又能够阻挠第三世界要用一个公平分享世界资源的新的经济秩序来取代旧的经济制度所作的努力。

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现在都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措施，来协调反对国际雇佣军的斗争，因为这块癌毒正危险地腐蚀着我们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道德价值。

象我们在从前的辩论中说过的那样，我们现在再度向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肯定地表示我们毫无保留的战斗团结。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地使第405(1977)号决议产生实效，使贝宁能够早日从战争的创伤中复元。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溢美之辞。我也愿告诉他，我们利比亚人绝不会忘记几内亚在解放非洲事业上的杰出功绩。我们绝不会忘记几内亚是首先受到雇佣军之害的国家之一，也不会忘记它对殖民控制的有名答覆，“不”，引发了非洲的真正革命。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极注意地听取了贝宁代表的发言。

我前几次在安理会上发言时，即在二月八日，后来又在四月七日，已清楚地说过，法国极为重视对各国独立的尊重和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一，不能有所例外。我现在还要补充说，这个原则的适用对于贝宁这样的国家更为重要，因为法国与它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友好合作的基础上。

我记得，二月八日，法国代表团曾毫无保留地赞同派遣一个安理会的调查团前往调查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四月七日，曾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使用雇佣军。并且表示希望，这场辩论应该导致对这种行动所造成的问题有更大的了解。今天还需要我重覆说明这个立场仍旧不变吗？

说过以上这些话，我不能让法国由于一些没有证据并且仍待澄清的事而受指责。

法国代表团要声明，正如今年四月七日在安全理事会所声明的，法国否认法国政府或法国军方对于一月十六日攻击科托努事件的准备和执行有任何责任。法国

(法国)

正式地谴责那项行动。

众所周知，法国政府在注意到贝宁当局送给安全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的文件中提到一些被称为是法国国民的人民后，便自动地按照法国法律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什么。八月八日，我们把调查结果经由驻在巴黎的贝宁大使通知了贝宁政府。当然，这令人难解的情况，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性质的一个行动中，参与攻击的人竟会在现场留下“文件证据”，不能不令人怀疑调查团报告所附文件的价值。现在我们的调查既已完成，我们不能不表示，这些怀疑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我们当然了解一月十六日攻击科托努事件所引起的情绪。这些冒险分子攻击非洲独立国家的行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害之一。法国支持各国际组织为终止这种干涉他国内政的不可容许的行为所作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自身由于这些，我再说一次，与我们毫无牵涉的事而受到指责。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